

林語堂思想與生活

一 得 編



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

中國的儒林——代序

我們這個中國，一般知識份子，正是「罪孽深重」！「該死」！

光明燦爛的五四人物，不多是升了官發了財嗎？話說文人的一個口、一枝筆，是最靠不住的。你有利於他，甚而給些小惠，他就會花言巧語，以生花妙筆，捧你上雲天。所以一切弄不好，發發小丈夫，滿坑滿谷。讀了些書，識了些字，一心一意想做官，爲了自己的肚子、生活，低首下心，做漢奸亦所甘願！

惟可得而述者，中國也有幾個人，分別概述於下：

蔡元培精神不死

蔡元培（子民）先生，無論在中國教育上，在學術研究上，做到開風氣奠基。站在崇高的地位，以熱烈的情感和真實的見解，指導青年，四十年來的知識份子，多受着他的影響。

蔡先生於公元一九一二年任教育總長，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北大原爲京師大學堂），一九二九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蔡先生任北大校長之後，立即出一佈告：「此後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向

來學生與校長洽事，須寫呈文，校長批了，公貼揭示板，好像一座衙門。

稍後，出版北大日刊及北大月刊，除發表消息外，又收刊師生論文，漸有討論駁難的文字，增高師生研討學術的風氣。

北大學生本來無組織，蔡先生勸令每一系成立一個學會。此外，什麼「書畫研究會」、「音樂會」、「辯論會」、「武術會」、「靜坐會」……，誰高興組織什麼會就什麼會，大家來表現自己的能力，與有什麼技藝。

一校之內，無論教職員、學生、工友，都覺得親親密密的，很平等的，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門，校警向他行禮，他也脫帽鞠躬。實開平等風氣之先。

北大月刊的發刊詞，是蔡先生做的。蔡先生在發刊詞裡說：「……中庸裡說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我們應當實踐這幾句話……。」那時正在洪憲帝制（袁世凱想做皇帝，已定洪憲的年號，因蔡鐸等反對，各省響應，氣憤而死。）和張勳復辟（張勳擁清廢帝溥儀重作皇帝）之後，蔡氏把帝制派的劉申叔（師培）請到北大教「中古文學史」。又把復辟派的辜鴻銘（湯生）請來教「英國文學」。辜鴻銘大癩子，烏靴，腰帶上眼鏡袋、扇袋、鼻烟袋、栗栗落落掛了許多，古裡古怪。蔡先生不問人的政治意見，只問人的真實知識。哲學系的「經學通論」，既請了今文家崔適担任，又請古文家陳漢章担任，兩人堂上的話互相衝突，汗灑學生兩頭聽相反的議論之後，自己去選擇一條路。

那時，國立大學只有北大，既是唯一的最高學府，但蔡先生還要在大學之上辦研究所，請了許多專家來任導師，勸畢業生再入校作研究生。使大學生們感覺需要自己研究的學問。

清朝京師大學堂時代，圖書館中有許多詞曲書，給監督（那時不稱校長稱監督）劉廷琛看作淫詞艷曲，有傷風化，一齊焚去。這時，蔡先生請了劇曲家吳梅任教，又大買其詞曲書籍，連民間的歌曲，也登報徵集起來，在北大日刊上選載，絕不怕市井猥鄙的東西，玷污了最高學府的尊嚴。

北大又開始招收女生，使女子亦有入最高學府的機會，第一次招女生，錄取了三個。

蔡先生又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後改愛國女子中學），更是提倡女子教育之第一人。

北伐勝利，他任了國府的幾個要職，如監察院院長等。他生活簡樸，在法國巴黎大學、德國來比錫大學研究哲學、美學、人類學、文明史等等，在國外也過着儉學生活。

蔡先生辛苦一生，他把所學的一起用到實際上來。他希望人家發展個性，他鼓勵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別人不知天地之大，他又惟恐別人成見之深；所以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討論、多工作，那末，社會一天比一天進步，人生一天比一天快樂。這一個中心主張，在中國史上是最大的貢獻，也就是青年人永遠的人生指導。

吳稚暉巴黎賣豆腐

所謂「革命元老」吳稚暉（敬恒），我先來講講他幼年的軼事，因為這種實事，既為紳士（？）君子（？）所不屑道，所以從未在報章雜誌發表過，這是丁福保醫生（和吳氏同鄉同窗）講給我聽的，實是「獨得之秘」。

吳氏幼年（七八歲），在私塾裡唸書，和塾師搗蛋，常使塾師哭笑不得，即用嚴厲的跪罰體刑，亦難以馴服這個頑皮的小鬼。

一天，私塾隔隣有喪事，道士敲木魚念經。吳氏痛恨迷信，嘗到寺廟搗毀泥塑木偶，現在眼見這些和尚道士又來騙食，吳氏有意作弄。苦思無計，乃在道士所飲之茶壺內，暗中撒其尿，撒後再看衆道士飲茶，他拍手為樂。衆道士飲茶時，覺有鹹澀異味，相互問聞，或以茶味太濃，或以水源不潔，不知所以，大家想不到已飲了吳稚暉的小便。

「上得山多遇着虎」，一次事機不密，吳稚暉立在門角冷僻處，左手拉開褲襠，右手拿了茶壺，噓噓聲由鳥道出，忽然給一個小和尚瞥見，即三腳兩步奔告老和尚，吳氏得知，馬上放下茶壺，一面拉褲子，一面飛跑，跑到二里許的親戚家，不敢上塾。三天後，待這份喪家「功德」做完，他才敢回塾。

此亦可証吳氏年幼，已嫉惡如仇，蘊藏了革命心機。

中年時代，在法之巴黎，和李石曾等合開豆腐店賣豆腐，倡導大家吃豆腐，法國人大吃中國豆腐，發揚國粹，利人利己。

倡導革命，思想豐富，不同凡響，執筆爲文，如魯濱遜漂遊荒島，旁若無人，俚語連篇，趣話綿綿，痛快淋漓，刺人心肺，雅俗共賞。嘗爲文痛述封建時代婚姻之鋪張，借債結婚，「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一泡精蟲」……躍然紙上，爲當時士大夫所驚駭。我從不閱主席將軍一類的堂堂文告，最喜閱吳稚暉的文章，亦取其率真沒有假面具也。

頭腦清醒……，這個有思想有作爲的人，可惜下半世似官不官，非官又似官（假託清高），做了別人的活招牌。

在我看來：中國的吳稚暉，下半世實無足述，不過，如稚暉先生者，在其本身而言，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又正如胡適之，在五卅運動時代的胡適之，和現在一鼻孔出氣的胡適之，亦豈可同日而語？

胡適之！胡適之！「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塊胡適之招牌，實際上還是五四運動塗上了美麗的漆，現在他閉着眼睛喊：自由！自由！民主！民主！胡適之招牌上的漆，也在漸漸的剝落褪色了。

稚老已返天國。下半世不肯運用他天賦的腦袋，發揮一切，他見了上帝或是閻皇之類，怎樣交賬呢？報告些人世間什麼東西？哈！哈！

張競生開風氣之先

近來報章熱烈報道金賽博士性的研討工作。

金賽是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張競生是巴黎大學農村經濟學博士，兩人均非「性學博士」，過去多冠以「性學博士張競生」，似是而非。

金賽一八九四年生，今年是五十九歲；張競生今年亦是五十九歲，與金賽同年生，一八九四年產生兩個性學家，一中一西，亦天地造物之妙。可惜的，金賽正在大行其「道」，而我們的張競生，已是消聲匿跡了。

金賽「男性性行為」「女性性行為」，是從多方面調查統計下手的，據云下了三十年的工夫，井有多人合作。還成立了「性學研究所」，有源源而來的經費。

張競生於一九二七年春到了上海（時年三十三歲）。住了二年餘，曾任暨南大學教授，在各大學公開演講「美的人生觀」。提倡不穿褲子——裸體運動，不能隱避身上疾病與弱點，不失「真」，才得「美」。又大胆的主張男女性問題公開研討，灌輸青年學子性知識、性行為，使不入「歧途」，一切問題，愈神秘愈出毛病，公開研討，見「怪」不怪了。他認為天生萬物，一無神秘可言。

張競生在滬，擬刊「新文化月刊」。（發刊四期，限於經費即停止，那時筆者在大學求學時

期，爲該刊撰稿，印象極深。）

又集十幾個人（如金滿成「即小江平」等）性經驗的描寫著述了一本「性史」。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每冊四毫，出版之初，光華書局兩個夥計，專事顧客購買「性史」，收錢、找錢、包書，忙得不得了。第一二天，日銷千餘本，書局鋪面不大，擠滿了人，馬路上看熱鬧的人尤多。巡捕（租界、警察日巡捕）用皮帶灌水沖散人羣，以維交通。

張競生真版「性史」流傳不廣，因遭租界當局禁止，那時的我閱到了，覺得全身血肉在跳……；尤其是董二嫂偷小江平那篇東西，寫一個處男，被一個性經驗豐富的少婦所「騷弄」。描寫細膩，入骨入髓——新婚夫婦閱了「得也」。

「性史」查禁後，發財了幾個書賈，改頭換面，暗中買賣，大有收穫。最可惡者，還有「性史」二集三集，幾個書賈靠了張競生，冒用了他的名有得撈，而張競生呢，只落得一個「性學博士」，發明了「第三種水」（？）。

張博士在北大任哲學教授，偶然在一次北京言論界爲了一位北大高材女生的移情別向激起了一場自由戀愛問題的大論戰，他異軍突起地提出了「戀愛條件論」的主張。他說戀愛是有條件的，條件是可以變遷的，因之，戀愛自然亦是是可以變遷的。這個戀愛觀的三段論法，使他大露鋒芒；「性史」出版以後，更成爲風頭的人物，奠定他在國內文化界的地位。

之後，張在上海開設美的書店，編行美的叢書。最主要的是「美的社會觀」及「美的社會組

織」等書。他主張中國農村傳統的迎神賽會，不但不應廢除，反而應該揚棄其迷信部份，革新其內容，整齊其秩序，使廣大農民，在四季辛勞之後獲得休養娛樂的機會。這要比蔡子民先生「美的人生觀」更爲具體而有建設性了。當時京滬一帶美的咖啡室、美的飲冰室一類的招牌，風起雲湧，可見他的主張對中國社會影響之深了。

有人誤解他，認爲他是一個怪誕不羈的人物，實則那是他不平凡與突出的地方。

他有一次到杭州旅行，行篋中滿裝着巴黎流行的裸體照片，別無他物。警察覺得形跡可疑，把他帶到公安局。

「你是幹什麼的？」局長問。

「我是大學教授。」張回答。

「既然是大學教授，怎麼可以帶這些東西？」局長憤怒地問。

「唯其我是大學教授，才有資格帶這些東西。這是最高藝術的欣賞啊！」張漫不在乎地回答。

張的第二任太太是一位有高深教養的女性。據說是慕名而自動地投到他的懷抱的。有一次，他在他的上海寓所，發覺她和另一位情人通信，他坦白地對她說：「倘使你喜歡他，你隨時可以去；而倘使覺得不好的時候，仍然隨時可以回來。」他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他的「戀愛條件論」和「戀愛變遷論」的主張，和他的太太三合三離。他對太太的雅量與作風，實在不容易找到先

例。

張氏離開上海，其道不行，到處撞板，後聞在福建省政府工作，又回返原籍潮州辦教育、辦農場，從事畜牧、農藝，所學還有所用，然近狀不知如何也。

赤誠而言，如張氏者，因時代的不同，見棄於當時，其主張性行爲公開討論，能行當可能言，何必鬼鬼祟祟，大家「暗中摸索」！其研究精神，開風氣之先，不弱於今日之金賽。

張博士根本是一位具有堅強的意志、豐富的想像力的自由主義學者、思想家。毫無忌憚地擊破了舊禮教的最後藩籬的大膽精神。

兩個博士，一中一西，年齡相同，研究性學旨趣相同，目標相同，大家從事性的研究討論，打破幾千年來人類性行爲，視爲神秘，又視爲猥褻……要從性的科學研討，增進人類生活的幸福。

我們的張博士早在二十年前已倡導了！我們的張博士那裡去了？

現在研討性行爲權威者金賽博士。如果上帝把他投生在中國，何來房子，銀紙，給他三十年研究性行爲工作。

正是：張競生生不逢辰，金賽則得其所哉！

（附註）張競生譯「虛懸懺悔錄」譯文暢達，戰前納版，香港現有張譯本。

李宗吾針貶俗世「厚黑學」

近人有個李宗吾，四川富順自流井地方人，看穿世態，明察現實，先後發佈「厚黑學」「厚黑經」「厚黑傳習錄」，著書立說，其言最爲詭譎，其意最爲沉痛。千古大奸大詐之徒，爲鬼爲蜮者，在李宗吾筆下燭破其隱。

世間學說，每每誤人，惟有李宗吾鐵論「厚黑學」不會誤人。知己而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藥方，西洋鏡一經拆穿，則牛渚燃犀，百怪畢現，受厚黑之犧牲者必少，實行厚黑者，無便宜可佔，大詐大奸，亦無所施其技矣！於是乎人與人之間，只得「赤誠相見」，英雄豪傑，攘奪爭霸，機詐巧騙，天下攘攘！亦可休矣！亞李之厚黑學，有益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讀過中外古今書籍，而沒有讀過李宗吾「厚黑學」者，實人生憾事也！此時此境，我論此「學」，作此文，豈徒然耶？

李氏著述厚黑學，限於篇幅，擇其最精警扼要處，介述於下：

上古時代，人民渾渾噩噩，無所謂厚，無所謂黑，天真爛漫，後來人民知識漸開，機變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劉備之流，應運而生……。

三國英雄，首推曹操，心子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又殺皇后皇子，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心子之黑，空前未有，有黑如煤炭的心子，稱爲一世之雄！

劉備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知恥，且生平善哭，遇到不能解決之事，對人痛哭一場。俗云：「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

他和曹操，一個心子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你無奈我何，我無奈你何，所以曹操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此外有個孫權，他和劉備同盟，且是郎舅之親，忽然襲取荊州，把關羽殺了，無奈心子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請和，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忽然又在曹丕駕下稱臣，皮厚又有如劉備。但厚不到底，隨着與魏絕交。

孫權黑不如操，厚不如備，但黑厚俱有，也是個英雄。他們三個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就把天下分而為三。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相繼死去，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他是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集厚黑學之大成，他欺寡婦孤兒，心子也黑，能受巾幗之辱，臉皮厚極。天下乃歸司馬氏矣！

再如漢的項羽，拔山蓋世之雄，暗鳴叱咤，而竟身死東城。韓信謂其「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最受不得氣，臉皮不厚。鴻門之宴，項羽和劉邦同坐一席，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只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劃，「太祖高皇帝」的招牌馬上可以掛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劉邦逃走。垓下之敗，如果渡過烏江，捲土重來，尙不知「鹿死誰手」，他偏偏說：「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念我 我有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又說：「此天亡我，非戰之罪。」

又拿劉邦本事研究：史記「項王問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鬥力。』」還有自己的父親，身在組下，他要分一杯羹，親生兒女，孝惠魯元，楚兵追至，他能推他下車，後來又殺韓信、殺彭越，「烏盡弓藏，兔死狗烹」。劉邦的心子，豈是「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項羽所能夢見！太史公著本紀，只說劉邦隆準龍顏，說項羽是重瞳子，獨於兩人面皮的厚薄，心子的黑淺，未有提及。

劉邦天資高（？）、學歷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打破；禮義廉恥，掃除淨盡，所以能够平盪羣雄，統一海內，厚黑無比！

韓信臉皮最厚，人人知道的韓信胯下之辱，能够忍受。惟「黑」字欠工夫，終至「身首異處」。統而言之，一部廿四史，「厚黑而已。」李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國，苟不厚黑，軍食豆羹不可得。」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厚黑也者，其爲人之本歟？」

李宗吾尙述及厚黑傳習錄：「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等，另著「心理與力學」一書，在此姑不多述。

李氏於一九四二年冬抗戰時期，死於成都。抗戰時期，李氏著作，風行西南，人手一冊，大家細細閱讀，咸謂意味無窮，全面妙言快語云。

李氏死了。要知李氏發佈「厚黑學」，是積極的，并非消極的，不是只嘻笑怒罵而已；對社

會人心，實有「建設性」。旨在「觸破奸詐」，引人入正——他在「厚黑學」自序裡有言：

「……最初民風渾樸，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衆人必爲所制，而獨佔優勢，衆人見了，爭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獨有一人，不厚不黑，則此人必爲衆人所信仰，而獨佔優勝。譬如商場，最初商人，盡是貨真價實，忽有一賣假貨者，參雜其間，此人必大賺其錢。大家爭相仿效，全市都是假貨，獨有一家貨真價實（認清目標），則購者雲集，始終不衰、不敗……。」

世亂正殷，「英雄豪傑」滿天下，出賣靈魂，認賊作父；表面糊上一層仁義道德，愛國救民，動人聽聞，一究其實，心之黑，臉之厚，較三國時曹操、劉備、孫權，尤有過之。正義淪亡，是非不辨，無法無天，以槍桿武器作後盾，大行其厚黑之道。小焉者，只圖自己衣食，乃爲人工具，爲人傀儡，搖旗吶喊，人云亦云，厚顏事人，跟了人家亦步亦趨，幫兇與幫閒，不是黑，便是厚，天下擾攘，國亂民困，厚黑猖獗。

李宗吾（別署「獨尊」「蜀酋」）厚黑學之發佈，已有三十多年，厚黑學一名詞人多知之，試對人曰：「汝習厚黑學者」，其人必勃然大怒，認爲……。此即李宗吾發佈厚黑學之精髓處，收效如何？不言可知！

大哉孔子！三代上有聖人，三代下聖人絕了種，怪事也！然則近代之新聖人，其唯發佈厚黑學之李宗吾乎！（拍桌）

林語堂

最後歸題。

林語堂這個角色，他讀了書，有了知識，能探求真理，崇尚「公道」，不幫兇，不幫幫，不盲從，不附和。一言一文，別有卓見，提倡幽默，啓發人生，妙語如珠，引人入勝！腦筋不凡，生活有趣；不但賺了美國人物美鈔，還能以東方文化，灌進西方人的腦袋裡。中國的諸林，能有幾人？誰又如林語堂好哉？

一得編行專書——林語堂思想與生活，良有以也。
是爲序。

一九五四，六，六，一得裸體疾書於九龍。

目次

中國的儒林——代序

上 篇

一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一

(一)「生活的藝術」自序……………五

(二)誰最會享受人生……………一〇

第一節 發見自己：莊子……………一〇

第二節 情智勇：莊子……………一四

第三節 玩世·愚鈍·潛隱：老子……………二一

第四節 「中庸哲學」：子思……………二七

第五節 愛好人生者：陶淵明……………三二

(三)生活的享受……………三八

第一節 安臥眠床……………三八

第二節 坐在椅中……………四三

第三節 談話……………四七

第四節 茶和交友	五七
第五節 淡巴菰和香	六三
第六節 酒令	七一
第七節 食品和藥物	八〇
第八節 幾章奇特的西俗	八七
第九節 西裝之不合人性	九〇
第十節 房屋和內部佈置	九六
(四) 思想之藝術	一〇三
第一節 合於人情的思想之必要	一〇三
第二節 同向常識	一一〇
第三節 近情	一一五
二 林靜堂「吾國與吾民」	一二一
(一) 「吾國與吾民」自序	一二六
(二) 吾國與吾民賽珍珠序	一二八
(三) 吾國與吾民收場語(節錄)	一三三